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青城十九侠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目 录

第三五回	誓报深恩 遁归故里 心惊夙怨 独扑妖神	959
第三六回	巨变识先机 预储山粮驱猛兽 昏林逢大憨 潜挑野怪斗凶魑	993
第三七回	赤手屠千犀 大雪迷茫归路远 慈心全五友 冥峦迢递使星飞	1017
第三八回	玉积晶堆 踏橐滑行千岭雪 雷轰电舞 拿舟腾越万山洪	1047
第三九回	片语结朋欢 即席同倾金珀酒 轻飘摇烛影 卷帘惊现黑衣人	1071
第四〇回	探虎穴 绝壑渡孤身 斩妖巫 群雄张盛宴	1103
第四一回	沙飞石走 神虎斗凶禽 雨血腥风 仙猿诛恶道	1134
第四二回	故交情重 象使赍粮 敌忾同仇 蛮人纵火	1171
第四三回	浩劫恸沙虫 把臂凄怆生何着 甘心伏斧钺 横刀壮烈死如归	1208

第四四回	灵符幻影 斩蟒铁花坞 接木移花 惊狐斑竹洞	1240
第四五回	虎跃猿腾 同探怪阵 雷轰电舞 尽扫妖氛	1265
第四六回	折同侪 古鉴识先机 遇异人 飞刀歼丑类	1305
第四七回	朗月照松林 洞壑幽奇 清溪如镜 晴空翔鹤羽 烟云变灭 异宝腾辉	1330
第四八回	争羚乳 智服山酋 点哑穴 独擒丑女	1359
第四九回	银羽翩跹 火焰山前观山舞 芦笙幽艳 月明林下起蛮姬	1379
第五〇回	引袖拂寒星 良夜幽清来鬼女 潜蛟破危壁 洪流澎湃动雷声	1395
第五一回	恶怪伏诛 明珠人抱 仙山在望 灵鸟来归	1410

第三五回

誓报深恩 遄归故里
心惊夙怨 独扑妖神

话说虎儿前生原是四川岷山白马坡妙音寺神僧一尘禅师的弟子，俗家名叫李奔，法名能济。只因禅师宏通佛法，妙讲禅经，感得山中猛兽齐来听经闻道。就中有一只黑虎，一只白猿，本来通灵，皈依更切。偏生听经第二年上，猿、虎闲行山中，遇见红蟒，苦斗三日夜，堪堪待毙。禅师升大殿宏宣妙法，见往日群兽咸集，惟独不见虎、猿到来。默运玄机，内观反视，得知猿、虎有难，便命能济带了灵丹前往解救。行时曾嘱：“那红蟒已有数百年吐纳之功，往救猿、虎，只可解冤释戒，不可伤害结怨，又种孽因。”

能济到了一看，猿、虎已被红蟒缠住，仗着虎、猿前爪厉害，双双抓住蟒头，死力撑拒，不使近身来咬，虽未送命，已显出精力交敌之状。那红蟒头被虎、猿抓住，毒口中一二尺长火焰一般的红信吞吐不歇，只要虎、猿稍一不支，被它咬中要害，立时准死无疑。能济因虎、猿神情危殆，见自己到来，不住哀啸悲鸣，看去可怜，动了惻隐。又知虎、猿俱是素食，与寻常猛兽不同，从不轻易伤生，又有平日相处的情感，不知不觉先就有了偏向。而那蟒红潜伏山中，虽不曾见它出山害人，但是性极残忍，以前几

次见它横山晒鳞，空中如有鸟群经过，它只一昂首，呼吸之间，成群飞鸟便连翩自坠，投入它那火口之中，晃眼间喷将出来，只剩满空毛羽，映日纷飞。这多年来，不知伤害多少生灵。心中痛恨已极，屡欲除它，只恐给禅师知道受责罚而止。这时见它紧缠猿、虎，磨牙吮血，狞恶狠毒之状，越发憎恨。

其实红鳞也是通灵之物，不是不知禅师师徒厉害，见能济走来，自知无幸，本欲逃跑。无奈头被猿、虎抓紧，脱身不得，急得斜眼望着能济，那水桶粗细红锦一般的长大身子不住屈伸鼓动使劲。猿、虎受不得紧束，悲鸣更急。能济不知它是挣扎图逃，以为对自己也存了不利之心，不由怒火上升，顿忘师戒，大喝一声，一扬手，把戒刀化成一道金光，照准红鳞连绕数匝的长躯中间经过，立时将它斩成了数十段。红鳞身遭剑斩，灵气尚存，蛇头被猿、虎抓着的一段，兀自怒目如火，赤信频伸，口中噓噓怪叫不止。恼得能济性起，喝令猿、虎松爪，掷向地上。那鳞竟拼了命，一落地，便向能济纵去，如何能是对手，吃能济一指金光，当头先劈成了两半。接着金光一阵乱搅，把那数十丈长一条红鳞毒蟒，全身斩成血泥，方始收住。再行法禁制，聚石一堆，埋入地下深处。一看猿、虎俱都软瘫地上，动转不得，忙用禅师所赐灵丹与它们服了，候到毒消回醒，才行领回寺去。见了禅师，禀知除蟒之事，说它死缠不舍，妄杀实非得已。

禅师早知就里，宿孽难解，错已铸成，只朝他看了一眼，并未深说。能济随侍禅师多年，颇有道力，偷观师父神色不善，心里吃惊，从此修持益发谨严。隔了多日，见禅师始终不加责怪，也未再提前事，心才略放。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黑虎、白猿自从遇救，死里逃生，服了禅师灵丹之后，不消三二日便已复原。虎猿因感能济救命之恩，知道后山有一灵狐苦炼多年，内丹已成，每岁三五月圆，必向空吐纳，吸取月华。修

道人如得了此丹吞服下去，足抵得千百年修为之功，便想由白猿盗来送与能济。知道禅师门下戒律谨严，明说定然不允，每次怂恿能济乘月出游，觑便下手。能济因新犯杀戒，每日勤谨自励，惟恐有失，哪还有闲心出游，俱没答应。

一晃过有半年，虎、猿无计可施，又知灵狐不久满了功候，就要脱体飞升，成为天狐，益发不可捉摸。正打算不告而行，径去盗来献上，偏巧禅师适在望前三日，前往吴门上方山石门寺，应觉照禅师之请，讲经说法，救度众生，不在寺内。白猿忽生一计，乘着月明去见能济，假说：“后山新近出了一个妖物，昨晚并亲见它由山外飞回，带了许多新死人头向月大嚼，留下骷髅，望月炼丹。我和黑虎本想弄死它，为世人除害，估量妖物厉害，恐敌它不过，没敢下手。今晚那妖物又从山外带回七个人头，正在大嚼大吃。本山是老禅师恩主清修之所，怎能容妖物在此盘踞猖狂，每晚出山伤生害命？特来报知，请示定夺。”

能济天性疾恶如仇，闻言大怒。暗忖：“师父虽有戒杀之命，但是斩妖降魔，为世除害，分所应为，想必不致怪责。”立命白猿引路同往。刚出寺门，黑虎业已迎候路隅，便骑了上去。这时离灵狐吐纳之时尚还未到，猿、虎不料能济如此易于说动，知道先期赶往，难免不被能济看破，故意驮着他在深谷中满处跑，延宕时光，却不往后山跑去。能济喝问白猿：“你适说妖物，已然在后山出现，怎还不去，却引我在这谷中乱跑？”白猿急口分辩说：“妖物虽藏后山，每晚拜月大嚼人头，却多在这谷中一带，此来正为寻它。走完此谷如再不遇，必已回转巢穴无疑。总之，今晚定能除它。不过这东西已然通灵变化，去时最要慎密，轻悄悄的，一掩到立即下手，才可成功；稍微惊动，便被逃走，难再寻踪了。”能济原本精通兽语，只当猿、虎素来忠诚，决无虚假。又因寺中数月苦行，久未出门，见月满空山，清景如画，沿途观赏，颇洽

心意。便也不再过问，一任猿、虎驮着他缓步前跑。

一会工夫，到了亥末，快交子初。白猿见是时候了，私朝黑虎一打招呼。又朝能济叮嘱道：“妖物不在这里，此时必在巢穴外顶着死人头，向月炼丹。少禅师到了那里，下手必须神速，一惊走就难除了。”能济自小出家，随禅师参修上乘功果，虽有降龙伏虎之能，毕竟没有奉命下山行道。禅师道妙通玄，法力无边，一切邪魔外教，从来不敢轻易侵犯；间或相遇，也有禅师在前驱除诛灭。当初斩蟒，还是第一次出手。因而见闻不多，经历尤少，对于这种踏罡拜斗，采炼月华的异类，哪知底细，便跟着到了后山。忽觉白猿不在身侧，那虎也轻悄悄走上山去，停在一块可藏身的怪石后面，趴伏不动。心知到了地点，探头石外一看，恰值那黑狐炼形拜月到了紧要关头，地下铺着一张人皮，面前大方石上供着六个人头骨，两只前爪还捧着一个人头骨，如转风车一般，正在月光底下舞蹈不歇。

黑狐因为成功在即，又在本山修炼多年，知道禅师慈悲，只要不害人，不但无事，还可仰仗他的法力，任何异类妖邪不敢来此窥伺，因而放心大胆，早晚苦修，毫无顾忌，哪知祸生瞬息。因它舞蹈飞速，能济那目力，先并未看出它的原形。又有白猿先入之言，一见死人皮和几个人骷髅，已证实白猿所说不虚。再一看那东西，只是一团油光水滑的黑毛，中藏火一般的双眼，在月光下绕地疾转了一阵，倏地往平铺的人皮上一个滚打去，立时起身变成一个千娇百媚的赤身少女，粉弯雪股，玉立亭亭，秀发如云，柔腰欲折。月光下看去，越觉得肤比花妍，颜同玉润，珠璣星眸，掩映流辉。端的容光照人，荡心融魄，仪态万方，不可逼视。能济益发断定是个害人的妖物，伤生的邪魅，不禁怒从心起，遽下无情，一指手中戒刀，化成一道清光，直飞下去。黑狐如不将内丹吐出，也能化形遁走，偏是大劫临身，不能避免。因见自己化

身为人，形神完全无异，当时情不自禁，喜极忘形，向天一声长啸，竟将那粒内丹吐出，化成一团透明五彩、荧荧欲活的晶光，向月中飞起。它这里内丹飞高才百余丈，能济的刀光也似电闪一般飞来，不由吓得亡魂皆冒。惊慌失措中意欲收丹遁走，已是无及，刀光过处，尸横就地，从头自尾斩成两半。

这时只喜坏了石旁窥伺的白猿，赶忙抢上前去，觑准那团载沉载浮正往下降的晶光，纵身一跃，便抢到手内，捧好不放。同时，能济因想看看妖物原形，也从山头飞到。一见是个身披死人皮脸的黑狐，左手上还抓着一个骷髅，仍还当是个伤害生灵的妖狐，并未在意。一回首，见白猿满面欢容跪在地上，双手捧着那团晶光，要请自己吞服下去，知是那黑狐炼的内丹，才明白了黑虎、白猿用意。心想：“佛门戒条，最忌贪杀。诛妖为了除害还可，怎能动这贪欲？”便把白猿数说了几句，命将此丹，连同妖狐与死人皮骨等一齐葬埋。白猿正极口劝说不可如此，忽听寺内钟声催动。能济知道师父归来，忙说：“谁要妖物的内丹？快给我拿去一同埋了。”说完，便匆匆飞回。

能济到了一看，禅师正升大殿，众弟子和全寺人众，俱都合掌闭目，肃立侍侧，面上若有忧惧之色，便知情形不妙，忙即上前参拜。禅师吩咐起立，说道：“能济，你知罪么？”能济惶恐道：“弟子自从恩师出门，每日捧经虔修，兢兢业业，实未敢犯戒律。只今晚白猿来说后山出了妖物，每日伤生害命，弟子上体我佛慈悲之旨，及师门降魔除害，救济众生宏愿，前往诛除。果然看见妖物在彼炼形拜斗，被弟子飞出戒刀将它劈死。恩师说弟子有罪，想必指此而言了。”还要往下说时，禅师喝道：“好个糊涂东西！你说那妖物伤生害命，是你亲见的么？为师自居此山多年，几曾见有甚妖物敢来窥视过？何况明目张胆，公然在此盘踞么？你前此误杀红蟒，还可说那东西虽未害及人类，但也多伤生物，劫数临

头，咎有应得。为师见你错已铸成，正借佛法为你解除孽冤，怎奈你道浅魔高，杀戒一开，便难遏止，平白地又种下恶因，犯我本门戒条。你即日便要转劫入世，负我多年期许，还在梦里么？”

能济闻言，吓得战战兢兢跪伏在地，哀声禀道：“弟子一心除妖，并无恶念，况且当时明明见妖物身披人皮，面前供着几个死人头，才下的手，以为这等害人精魅，理应诛戮，不能说是违背本门戒条。恩师如此说法，弟子死也不得明白。”说罢，痛哭起来。禅师道：“你真糊涂！你仗我降魔真传，任它多厉害的山精野魅，三百里内不能逃死，何故如此心急，怎不细看看那些人皮头骨，是否新死之物？毫不审视，遽下毒手，可知道家旁门原有炼气变形之法？那黑狐不特得道以来不曾害过生灵，便是那一张人皮、七个人头骨，也是向青螺峪凌真人处明白乞取，得诸妖人囊内，并非偷盗凶杀而来。它因自知无罪，才想仰借佛力，在此寄迹，早夜公然修炼，并不避人。谁知千年苦修之功，败于一旦。休说它不能甘休，便是我也无从宽纵。何况你又是本门传人，如不使你转这一劫，了此冤愆，怎能受我衣钵？那猿、虎只为报恩情切，想夺那粒内丹与你，不想爱之实以害之。还算你未起贪心，未将此丹据为己有，总算是无心之失；否则后患更是不堪设想，只恐转劫再来都无望了。这一来，为师又须多等你好些年，方得完成正果。话已说完，你自己前往后殿茶毗去吧。”

能济知禅师戒律极严，言出法随，无可宽免。略一寻思，把心一横，跪求道：“弟子道浅魔高，此去转劫，又有这两层冤孽，自作自受，夫复何言？所望恩师念在弟子从小随侍，亲逾父子，大发慈悲，施大法力解难消灾，度化接引，以免堕落浊世。”说罢痛哭不止。禅师道：“你茶毗以后，我为你先炼真神，再使入世，便是莫大鸿恩。我迟却数十年飞升，所为何来？这个你可放心。你只要此行不昧夙根，努力修为，自有重来之日。虽说你冤孽太重，

一转世便成凡人，狭路逢仇，难以抵御，但你夙根深厚，到了那时，自能转危为安，一切不消虑得。现距托生之期还早，你自去吧。”

那白猿、黑虎见能济执意不收那粒内丹，又闻钟声催动，禅师恰在此时回转，也恐事情败露，必受斥责，万不料能济为此一事已堕一劫。当下由黑虎用前爪匆匆扒地，埋好黑狐，正欲赶到寺中窥探动静，谁知那内丹只是一团光华，又轻又柔软，仿佛吹弹得破一般，捧在手上，虚飘飘的，似要乘风飞去。白猿用两手合拢捧着没走几步，内丹光华倏地往里一收，立时缩小大半。白猿深知此物灵异，惟恐化去，刚把手一紧，内丹忽又长大，彩光荧荧，照眼生缣，比起先前还要鲜明莹澈得多。等把手一松，又复往回缩小。似这样，几收几放过去。白猿不知灵狐本身真神已由散而聚，那粒内丹是它千年吐纳苦功炼就的元婴，当时没有将它消灭，此时躯壳虽死，真神犹在，白猿又不谙禁制之法，如何能保持得住。见它消长无定，只料有异，却想不出应付之法。末一次收得更小，长得更大。白猿心里一着慌，把持未免紧了一些，奇彩辉幻中，耳听叭的一声，那团光华立时爆散，化成弹丸大小一点奇亮夺目的银光，流星电射般往上空升起。白猿纵身数十丈，一把没捞住，转瞬它已高出云表。再渐长渐大，往下缓缓落来，流辉四射，照得山石林木都成银色。

白猿妄想失而复得，运足周身力气，还在作势相待，等够得到时向上跃取。眼看那团银光长有栲栳般大小，离地也只一二百丈左右时，忽听黑虎一声怒啸，向来路直扑过去。回头一看，黑虎扑处，有一团黑气影影绰绰裹着一个黑狐形体，身后带起一溜黑烟，其疾如矢，直朝当空银光中射去。两下里才一接触，黑影不见，银光闪了两闪，立时化散开来。晃眼间又由分而合，变成蝌蚪形一道光华，头大尾小，略一拨转，后面带起一条芒尾，无

数大小明光恰似长彗飞驰，万点流星过渡，径向东南方投去，一瞥即逝。猿、虎俱看得呆了，白喜欢一场，到手之物又复失去，好生扫兴。

猿、虎再回到寺中，伏在殿外一听，正赶上能济痛哭陈词，行即转劫之际，才知铸成大错，害了恩人，这一惊真非同小可。也不顾禅师责罚，双双跃上殿去，趴伏在地，不住以头撞地，极口悲鸣，愿以身代。禅师早知前孽注定，能济该有这场劫难，并没深责猿、虎。只喝道：“你这两个孽畜，才脱大难，不安分虔修，却去诱人为恶，使我门下弟子犯戒遭劫。本当将尔等斩首，永堕泥犁，方足蔽辜。今姑念畜类无知，事由报恩情切，素行无他，暂且免死，还敢代人求恩么？能济犯我家法，咎有应得，自作之孽，谁也不能替他。”说罢，便命旁立侍者：“将这两个孽畜逐出寺外，不能再来听经了。”

这时能济已跪谢完了师恩，自往后殿引用本身真火，茶毗转劫去了。猿、虎见侍者持杖喝逐，知禅师意甚坚决，无可求恩。只得战兢兢站起，不住悲鸣哀啸，倒退出去。因恩人为己所误，甚为伤心，虽被禅师逐出，仍然不肯远离，不分日夜，在寺门外伏地哀声鸣啸。口吐兽语，求禅师大发慈悲，宽恕既往，指点明路，许其自保恩人，直到仙缘遇合，引渡入门，以免中途为仇敌所害。接连几天未离开寺门一步，一片真诚，竟将禅师感动，出寺面示机宜：命黑虎先去青狼寨等待，白猿随后即去。直到能济转生颜家，穷途落魄，朝夕相随，守护不离。白猿更是灵异，知道清波上人禅师好友，意欲借着搭救康、连二猿为名，将上人请动。事完，再引虎儿前往拜谒，日后好多个奥援。所以黑虎虽被上人喝出，仍在洞外徘徊未走。

涂雷听上人说完大概，既想乘机一试身手，又想和虎儿见面，看看这转劫再生的能济是何等人物，故连请求几次。上人明知他

与虎儿别有因缘，因受乃母之托，恐明许了他，异日出去久了，又往别处生事，故作不允，拂袖而入。涂雷绝顶聪明，看出乃师意非坚决，又一想：“日前师父原答应过，只要有机缘到来，即可往试，今天有了事，偏又不许。反正相隔不远，且背了他去去就回，想必无碍。”便又赶进房去和上人说，要往北山采些果子。上人点了点头。涂雷大喜。出门时猛想起：“路虽不远，却未去过，忘了向师父探问一下，纵驾遁光寻找，免不了仍要费事。”正觉美中不足，一出洞门，忽见那只黑虎仍在门外趴伏，见人走出，不住点首，好似识得自己意思一般。知它通灵，便问：“我现在背着师父，同你去杀死那妖道好么？”黑虎点了点头，挨近涂雷身侧，把前腿一伸，四足趴伏在地。涂雷知要他骑，心想反正得虎引路，便骑了上去。

那虎等人上了背，将头一昂，放开四足，往前跑去。涂雷先还以为骑虎比起御剑飞行相差天地，谁知那虎竟如飞的一般，一路蹿山跳涧，上下于巉崖峻岭之间。只觉耳际呼呼风生，林木破陀成排成阵，如浪涛起伏，迎面奔来，再往身后倒泻下去。略一回顾的工夫，便飞越了一二十里的崎岖山径，奇景万千，目不暇接，一瞥即逝。自己稳坐其上，迎风长驱，真是又舒服又壮观，比起初习御剑飞行，别是一番情趣，高兴之极。恨不能也收一只虎豹之类的猛兽，来充坐骑，才称心意。

涂雷正寻思间，忽听那虎啸声连连，接着又听崖下猿啸相应，已到了妖人巢穴上面。一会转到崖下，一见虎儿生相，先自心喜。后来斩了妖道，破去邪法，一同前往救康、连二獐，路上彼此通问姓名，一说经过，益发投机，由此成了至契。

康、连二獐被困的那间石室，只是邪教中的寻常禁闭之法，本无足奇，妖道一死，不攻自破。当下由涂雷上前放出飞剑，斩关直入。里而地方不大，甚是污秽阴湿。康、连二獐被妖道用蛟筋

倒绑，吊在室顶当中，看见主人、猿、虎进来，哀鸣求救。涂雷见二猿遍体金毛，油光水滑，生得甚是异样，不禁喜爱。正欲上前解救，被虎儿一把拦住道：“师兄莫忙，这两个狗东西太可恶了，我还有话问它们呢。”

虎儿说罢，指着二猿发气骂道：“你这两个该死的狗东西！当初如不是白哥哥引我救你们出来，你们早在山窟窿里饿死了。它虽和你娘打过架，你娘又不是它弄死的，你怎不听我话，三番两次朝它行凶？凭它气力本事，弄死你两个，还不是和掐死一个虫子一样？不过因我还喜欢你们，它看在我的情分，不肯动手罢了。你们怎还起坏心，不知从哪个鬼地方弄一枝鬼花朵来，想把它迷倒害死？害它不成，又敢背了我逃跑，偏生报应，被妖道捉来。如不是我白哥哥宽宏大量，打发黑哥哥到清波师叔那里请我来涂师兄将妖道杀死，你们今晚便没命了。该死的狗东西，太可恶了。我也不打你们，仍由你们在这里吊上几个月，我再来放，看你们还弄鬼花样害人不？反正不是我白哥哥害你们吃苦，莫非这也恨他？”二猿一听这次遇救全仗白猿，这一半日工夫苦头业已吃足，又悔又怕，哪里还敢丝毫偏强，望着虎儿不住哀声乞怜，表示诚心悔过。虎儿本来爱它们，原是故意威吓，显出白猿恩惠，以免日后一个顾不到，又去背地寻仇。假装发怒，又喝骂了几句，经白猿一讲情，这才转请涂雷解救。

涂雷先见虎儿小小年纪，独居深山，有通灵猿、虎为伴，已是惊奇。及听喝骂二猿，不知就里。后来用飞剑解绑，问起详情，才知他不只有此灵猿、神虎常相厮守，还有这两个善解人意、灵慧奇猛的金星神猿，以及千百金钱花斑大豹朝夕服役，随同出入，不禁钦羡已极。等二猿一一跪叩谢罪谢恩之后，便要伴送虎儿回去，认清门户，以便暇中时常过访。虎儿、白猿巴不得日后和他时常来往盘桓，闻言大喜。

两人四兽离了妖窟，因虎儿来时所骑之豹仍在峡外，欲循原路回转。白猿却说：“来路迂回绕远，无须如此。可命康康招豹回去，大家仍由崖上回转。”涂雷本要飞行前去，虎儿因荒山独处，从不见人，不意空谷足音，得此良友，真是喜出望外，和涂雷亲热已极，坚邀一同骑虎回去。涂雷虽恐出来久了，回去招恩师责罚，但一则年幼贪玩，二则生平头一次交到这样好友，又心想主人未归，自己先去了也是无用，立即应了。

二人手挽手臂，并肩骑上虎背，不消顿饭光景，便到了虎儿洞中。虎儿引将进去，一同坐下。白猿和连连慌不迭地献上山果食物。涂雷、虎儿边吃边说，越谈越对劲，俱都相见恨晚。一会儿，康康引豹归来。涂雷要见群豹，虎儿便陪了出来。一声长啸，崖下豹棚中大小金钱花斑野豹千百成群，纷纷跑出，一同拥到崖前，面朝上跪伏在地，似练习有素的一般。虎儿又是一声长啸，群豹俱各昂首，齐声吼啸，立时山鸣谷应，怪风四起，沙石惊飞，山花乱坠，宛如红雨，声势雄壮威猛，若撼山岳。喜得涂雷心花怒放，也跟着引吭高呼，欢跃不已。群豹怒啸了一阵，虎儿把手一挥，轰的一声，戛然顿止。只剩四山回应之声，嗡嗡震荡，半晌不绝。涂雷拉着虎儿双手，笑嘻嘻赞不绝口。

虎儿看出他喜欢这些猛兽，便说道：“康康、连连性子太野，不肯跟随生人。白哥哥要出门找我爹和娘去。黑哥哥从小陪我在—处，永不离开。除开它们这四个，还有这么多豹儿，只要涂师兄喜欢，随便挑了带走，要多少有多少。如怕其野性不听你的话，它们都怕康康、连连，只须吼上几声，也就不敢强了。”涂雷原知虎、猿与虎儿有前生宿契，漫说不肯相赠，纵肯也绝不会跟了同去。心中颇爱康、连二猱，想分它一个，又不便开口。继而一想：“君子不夺人之所好。康、连—母双生，何苦给它拆散？”正把念头转在豹身上，闻言大喜。因虎儿有恐豹性野难制的话，暗忖：

“他小小年纪便能降伏群兽，难道自己一身遁法本领还不如他？”不愿示弱，接口答道：“我原有此心，既承兄弟盛意，我此时还不知师父心意如何，且先挑两个大豹和一个小豹崽吧。”

虎儿正要张口呼唤康、连二獠，涂雷忙把手连摇道：“这倒不消，我自会降伏它们。”说罢，朝豹群中仔细看了一眼，觑准两只又大又雄壮好看的金钱花斑大豹，一纵遁光，往崖下飞去，满拟手到擒来，谁知物各有制，野豹生性猛恶，凭涂雷本领，尽杀群豹不难，要想驯服它们，却非容易。就是虎儿，如非先有猿、虎与康、连二獠相助，这上千大小野豹，也休想制服得住。涂雷刚刚飞起，脚还没有踏地，群豹先是一阵大乱，互相挤撞。先看中的那两只大的，早不知挤向何处。一片金钱花斑锦毛中，千头攒动，挤成一团，简直分辨不出来。等落地收住剑光再找群豹，又各齐声咆哮，纷纷蹿起，同向涂雷扑来。豹是虎儿家养，涂雷是客，又不便真用飞剑斩杀。虎儿偏又过信涂雷本领，想看看他伏兽之法。群豹见主人没有喝止，益发胆大，来势猛恶非常。涂雷无法，只得飞身纵起。因这一迟疑之间起得稍慢了些，将身着短衣抓裂了一大片。如非生就铜筋铁骨，差点没被豹爪抓得骨碎筋裂，闹了个老大不是意思。

涂雷不禁心头火起，在空中盘旋了两转，二次觑准一只大的，想好主意，电掣星流般朝豹群中直落下去。就在群豹二次骇乱惊窜中，一伸双手，抓住那只大豹的头颈皮，大喝一声：“起！”便提了起来，往崖上飞去。这只大豹恰巧是虎儿先骑的那只，最是猛烈，加以人小豹大，抓的地方只是头颈一处，急得那豹在空中不住乱挣乱舞，怒吼连声。下面群豹见状，俱各发威怒吼，风起尘昏，声震山谷，比起适才势子还要来得惊人。涂雷飞到虎儿身侧，刚将手一松，往地一掷，那豹便一打滚翻起，张牙舞爪，恶狠狠向涂雷扑去。涂雷见那豹如此凶猛，喊声：“来得好！”身子

往下微俯，让过来势，再略一偏，便闪向豹的左侧。贴着豹腹飞身纵起，一伸右手，又将豹颈皮抓住，奋起神威，口里嗯了一声，往下一拉。

那豹扑时正在情急暴怒之际，势子绝猛，吃涂雷神力逆着势子硬拉回来，两下里都是个急劲，那豹身不由己，两只后腿朝天向上弯转。山中猛兽，豹类身子最是灵活。这只又是多年老豹，群中之王，更为厉害。就着上翻之势，前腿一挣，后腿索性连身反转过来，伸出两只钢铁般的利爪，便朝涂雷身上抓去。这一下力量何止千斤，涂雷纵是生就异禀，如被抓在要害之处，也难保不受到伤害。幸是涂雷身灵力大，内外功均到上乘地步，头一次吃豹将衣服抓裂乃是偶然大意。知豹难制，早留了心，一见豹的后半身上翻，手中豹颈皮一扭，便知要出花样。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双方动作瞬息之际，人与豹全未落地，未容那豹整个翻身扭转，涂雷倏地右手一松豹颈，身子往上微升，左手早攥住那豹手臂粗细的一条长尾，抡将起来，在空中一连悠荡了好几十下。悠得那豹头晕眼花，张着血盆大口，腥涎直流，吼叫不出。

虎儿不忍那豹吃苦，连忙劝止时，下面群豹怒吼之声越厉，已然阴云四起，狂风大作，加上山谷回音，直如惊涛怒卷，地陷天崩，聒耳欲聋，哪里还听得出说话来。还是白猿、黑虎和康、连二獠看出虎儿心意，纷纷往崖下豹群之中飞落，一声吼啸，群豹见了克星，才逐渐静止。等到虎儿唤住涂雷，那豹已乱喷白沫，急晕过去。

虎儿笑对涂雷道：“师兄，你本事真大。但是这样硬收拾它，就算降伏了，日后也不会好好跟你在一处的。”涂雷问故，虎儿便说：“我因承白猿指点，不只能通兽语，并且深明兽性。因为兽类除豺狼等有限几种外，大半义烈。驯养它们，须得恩威并用，尤其是威不可妄发。只要使它们时时刻刻对主人都有惧怕，而又感

激非常，则自然驯服，生死不二，任何驱遣，无不如意。硬制未始不可，但是只能使它们当时害怕，心中却愤恨已极，过后不是遇机图逃，便是乘隙报复。似这般只有畏心，并无情义，只能制服，不能驯养，有甚趣味？这只老豹更是群豹之王，颇有灵性，你如此待它，死也不会归心。适才群豹怒吼，固由于未加禁止，却也因见豹王受难，奋不顾身之故，如非崖上现有两个克星，早一同拼命扑上来了。还是我来替你另挑一公一母两只大的，再将这两只新生的小豹崽一同带去，本是一窝，使它们有所依恋。再叫白哥哥和康康、连连与它们说明，永远随你，不准离开。它们已见过你适才的本事，一点不用费事，自然害怕，听你驱使了。”说时，那豹已然回醒，怒吼一声，果有想朝涂雷扑去之念。经虎儿喝止，抚慰了几句，命康康领入洞内给些肉食。又问：“师兄心意如何？”涂雷正觉有力无处使，便也就此下台。

虎儿陪了他，带着白猿和连连纵下崖去，走入豹群，将适才所说大小四豹指与涂雷，问中意否。说也奇怪，起初涂雷单身下来，群豹那等凶威，这次竟是驯善异常，一个个趴伏在地，动也不动。涂雷见那只公豹只比豹王略小一些，周身全是金钱花斑，目光如电，形甚威猛，比前豹似还要好看些，很是中意，母豹也不算小，爪牙犀利，灵活非常。那两只小豹，只有狗大，锦毛细密，身子雄壮，甚为可爱。心中大喜，连忙谢了。因出来时久，告辞要走。白猿又教虎儿随去拜谒清波上入致谢，也认清门户，日后便于来往。涂雷首次背师行事，来时没有说明，恐跟去受责，但又心爱虎儿，极愿其去。想了想，与虎儿商妥，当日同去只认门户，先不见清波上入，等涂雷日后伺便禀明，再来引去相见。

当下虎儿、涂雷仍乘黑虎，与白猿二猿带了四豹，往黑蛮山铁花坞跑去。涂雷还以为出来时辰比往日差不了多少，师父不致察觉。行近山麓，一眼望见清波上人正在洞外闲眺，知道隐瞒不